

世人所知的陈从周，其最有名的身份大概是古建园林专家。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仿造古建“明轩”，被认为是在1971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，中美文化交流史上耀眼的一页。他的本业，一部完成于1970年末的《园林丛谈》几十年来不断再版，是古建领域的经典之作。他有历史敏感性，早在1947年就开始编写《徐志摩年谱》，对徐志摩的家世、求学、交游、现代白话诗文创作、作品出版等情况作系统的梳理，同时也是志摩身后各界人士追思、怀念文字的收集者，为日后兴起的徐志摩热在文献史料占有上埋下伏笔，因此被人称为最资深的“爱摩者”。他还兼长丹青，曾从师张大千，到各地进行古建考察的同时，广结书画缘，被赵朴初称为“多能真见才人，自是胸中有成竹”。



陈从周

陈从周

唐吟方

陈从周、徐志摩与海宁

蒋家是海宁的名门望族，道咸年间的“海宁二蒋”是名震江南的藏书家。蒋光煦的藏书楼名别下斋，从弟蒋光煊的藏书楼有衍芬草堂、西涧草堂。别下斋毁于太平军战乱，衍芬草堂历经劫波，其一部分幸存至今，是海宁的文保单位。西涧草堂在海盐南北湖，原是蒋光煊家的丙舍，1860年太平军攻占浙江，蒋光煊将衍芬草堂藏书转移至西涧草堂，其后又辗转至江汉间，历时三年，待苏浙平复后，重新运回硖石衍芬草堂。蒋家后代不乏名人，军事学家蒋百里是蒋光煦的孙子，担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蒋复璁是蒋光煊的曾孙。陈从周的老丈人蒋谨旃是蒋光煊之孙，蒋谨旃原配去世后，续娶徐申如的妹妹徐祖慈，蒋定是徐祖慈的女儿，蒋定与徐志摩以表兄妹相称。

日后的陈从周追忆《徐志摩年谱》编写动机时自述：我仅仅在童年中见到在我家花厅中的一个背影，总是消灭不了。这个背影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清晰，发愿要为徐志摩编一本年谱，其本意是“我编这本书只是提供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资料”。为了这份难以忘却的纪念，陈从周和徐志摩关系密切的二位女性走得最近，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时，常到华山路范

一大碗红烧萝卜上桌，同桌九人连声称好。酥软鲜，不硬不空不柴，是萝卜该有的味道。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萝卜，就在外面，山村食堂的近不惑女老板颇为自豪道。此处湖泊远山菜地间杂，蔬菜肯定好吃，当然，出水鲜，大锅现烧，不好吃才不对头。于今大概大家在城里网购居多，就算五湖四海琳琅满目，时令不时令非重点，踩雷必然，番茄没番茄味道，萝卜也不是记忆中的萝卜味。记忆中的味道为什么这么深刻呢？彼时时令才是味蕾最佳拍档。西风起，天渐寒，白萝卜的多汁清脆，入汤红烧的酥软，在这个季节方为充分。去余姚山村写生，从四明湖白水冲瀑布到小九寨，再行茅镬古村，行途和住宿处的餐食中都有红烧萝卜，都一律的好吃。宿处为一山庄，主管也是四十上下的女子，从东北闯荡到上海，再离沪于此处打理山间庄园。看到除了她之外，庄园有男门卫一，中年男管家一，壮年男厨师一，再加一位年轻前台女子，两位五十多岁的本地妇女兼帮厨和保洁。深秋落叶和桂花蕊铺满花式瓷砖小径，女子说来此画画写生的不少，他们说不要扫掉秋叶花蕊，留着好看。下了雨，花式瓷砖小径得注意防滑，踩着湿漉漉的落叶花蕊脚感黏滞，只觉深秋初冬的轮换直截了当。

与山村食堂女老板好像心有灵犀般，山庄主管也推荐萝卜还有芋艿：我们这里的萝卜芋艿特别好吃，你们在城里可能吃不到的呢。确实好，萝卜芋艿皆家常红烧，萝卜如山村那家一样，芋艿却更胜一筹，牙口不好的我连吃两个，软糯粉嫩，细腻如豆沙，有入口即化之感。

最后一天在李家坑古村一处老房子饭店吃午餐，还是红烧萝卜和芋艿豆腐汤最受欢迎。萝卜自不必说，照例空盘。芋艿豆腐汤朴素本色，豆香芋糯，却又似缭绕山间的云雾，自然生化，丽质难弃。倘以水墨演绎，墨色晕化，此处留白，氤氲间自有流韵。

冬吃萝卜夏吃姜，原本此时就是萝卜佳时，只是大家都觉得山间萝卜胜于城，大抵还

萝卜这么烧好吃

龚 静

是因为新鲜，地里才拔，厨房洗净切爆炒，立马上桌，热气升腾，犹如水墨纸上氤氲。清冽的山气间，种植成熟，食物的本原味蕾当然深深懂得，不必“舌尖式”的花式堆砌赞美，好吃好吃是朴素本质的美誉。

少时年代，天南海北运输维艰，本地有啥吃啥，霜打后的矮脚青菜糯而鲜，萝卜当然吃当令，附近村民挖了至集市售卖，炖汤红烧白煮切片腌制，怎样都是秋冬里暖心暖胃爽口的随常生动，理气消积的作用是顺带的，物质匮乏年代，实在谈不上饱食终日，三餐有继，偶尔做点家制点心，难得节日硬菜，多吃几口可能就需要多酶片，所以节制是必需的养成。及至成为家庭主妇了，基本根据少时经验买菜，反季节的丰富诱惑也难免，但尽量时令当令，在菜场挑选番茄黄瓜萝卜白菜青菜塌菜芋艿等这一类常见蔬菜，少时眼见手感每每应验。如今网购居多，发现图片时胜于实物，芋艿来

几个僵硬的心理都有准备，萝卜也会一刀下去少汁见空，番茄更不必提，唯有夏季还能找到一些番茄味的番茄，偶尔在少时老城买到洋红隐约白点的，绵而沙感的番茄，简直吃一口都是终于找到你的惊喜。老底子有道红烧萝卜带鱼的本地菜，萝卜切丝，带鱼油里编过，两样一并入锅，翻炒，黄酒酱油糖等调料一并伺候，加水，任它煮个透，收汁，考究的撒点葱花，萝卜润了鱼香，兼消鱼腥腻，荤素共美，空盘剩下汤汁，淘白饭，滋味醇厚。

小九寨景区的山是南方常见的柔和山峦，瀑布细长，气势也算可以，和九寨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，溪流水涧也无九寨沟湖水那明亮深邃的蓝，不过在山间潺潺流淌自然清新可喜，团建的游客，闲走的游客，尤其瀑布布边小树林中的咖啡亭颇受年轻人欢迎，可惜沙滩塑料躺椅，颇不衬山林的厚重，可是倒也便捷，也算符合当下时潮，毕竟更配搭山林的红泥小炉煮水烹茶还是不那么方便吧。偷得浮生片刻发呆，喝什么都行。

在距离瀑布不远的简餐室，喝自带的四宝茶，收拾两幅写生。五十多岁的守店阿姨是江西人，随家人在余姚这边生活，在景区打份工，她觉得蛮开心的：空气好，周末比较忙，平时还好。简餐当然是预制菜，卤肉饭鱼香肉丝鸡排之类，饭则为阿姨电饭煲现烧。见柜台内小电饭煲里白萝卜冒着热气，我说比起卤肉饭，更喜欢阿姨的萝卜呢。她腼腆地笑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还真吃了几块阿姨的白萝卜，配卤肉饭。电饭煲终究非明火烹煮，时间火候均不足，萝卜口感偏硬，不太好吃。

好吃的萝卜其实也非寻常。



万物养生 安享人生 (篆刻) 陆康

一个夜晚，偶然间读到2006年去世的德国犹太裔女诗人希尔德·多敏的一首小诗《艺术久长》：“呼吸/在鸟喉间/呼吸/在树枝间。词/如同风/神圣的呼吸/出发又回归。呼吸总能找到/树枝/云朵/鸟喉。词/神圣的词/总能找到嘴唇。”我反复阅读，感觉到这首诗也如同一阵清风，在我小小的居室内回旋，让我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，变得如此美好。曾经在一部短剧里看到一个科幻的场景：主人公的大脑连接着手机里一个控制情绪的程序，只要调高程序里的指数，人就可以进入或平静或愉悦的心理状态。此时的我，就如同连接着这个程序，而且将平静和愉悦合二为一，感受到天堂般的幸福。原来，一首来自过去的小诗，就可以带我们进入未来。

这首诗的译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的黄雪媛老师。我总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，于是在诗歌的余韵里走动徘徊，突然忆起，是不久前读到的一篇关于卡夫卡传记的评论，作者也正是这位黄老师，我还把这篇评论推荐给了一位同样喜欢卡夫卡的朋友。

我满怀欣喜地把这首小诗也推荐给那位朋友，她回复我：“多敏写作用的是德语。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词像风，而不是句子或者语言像风。德语中的词确实更长，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完整的组织，自成世界，字母与字母间，如有风流动。”朋友有语言学的背景，她所说的，我只能大致体会。而她这段文字，也如同一首散文诗，有与原诗呼应的朴素的诗意。

多敏的诗，让我想起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，狄金森，索德格朗，金子美玲……多敏在大学时曾师从雅斯贝尔斯那样的大哲学家，最后在意大利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。她钟爱洛尔迦和聂鲁达的诗歌。我不知道我钟爱的那些女诗人，是否也在她的阅读史中，但她的诗接续的正是那样一种如此珍贵的传统：毫不炫技，以最朴素的词汇，让风流动，向自然和一切美好之物致敬，但又饱含着深沉的痛楚与庄重的思考。

这些诗人来到我的生命中，带给我最高指数的幸福。我要将她们的诗熔铸成一枚朴素的、毫无装饰的小小的指环，戴在我日益枯瘦的手指上，安静而专注地寻找自己的诗。这样的劳作，是我能向世界献出的最虔诚而庄重的祈祷。



夜光杯

周春梅

『呼吸在树枝间』

2022年5月，我擦着一张比往日贵出十多倍的机票，穿过层层叠叠的检查，从新加坡回到上海。那时的我，绝不会想到，三年半后的2026年，阳光会这样温和而从容地洒进我的房间。彼时，我看着机舱外越来越模糊的海岸线，心里一遍遍默念：别了，讲台；别了，狮城。那一刻，我只知道母亲在等我。我以为我的生活将滑入一段看不到尽头的隧道。

几经周折，我终于在护理院见到妈妈时，距离接到病危通知，已经整整过去了一个月。顽强的妈妈挺过了病危的前三天，等到了我的归来——只是我见到的她，已被鼻饲管、氧气管、导尿管缠绕着，安静得像个无助的幼儿。我申请住进了妈妈的病房。每天，我在护理院搭伙，在病床边搭床，与护工一起照看妈妈。妈妈，也成了护理院里唯一有亲人陪伴的最幸福的病人。

三个多月后，妈妈完成了华山医院的急诊治疗，准备由救护车送回护理院。妈妈说什么也不肯上120，发出了“我要回家”的强烈愿望。“我要回家。”这四个字，像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小时候，妈妈不得已将我全托在幼儿园，我也曾一次次拉着她的衣角，哭着喊“我要回家”；甚至在她转身离开后，趁老师不注意，忍着脚底被木条扎破的疼痛，爬上插着栅栏的篱笆门，追赶妈妈。此刻，妈妈成了那个害怕分别的孩子，我又怎能忍心拒绝。

“好，我们回家。”我对救护车司机说。

这个仓促决定是带着一定风险的，但奇妙的是，一听到“回家”，妈妈立刻安静下来。于是，住家保姆、护理床、气

垫床、氧气机、测氧仪、血压计等，一件件成了居家护理的必配。我用最快的速度安顿了一切，把手机连接到妈妈房间的摄像头，随时关注妈妈的状态，了解保姆的工作。每天走进妈妈的房间，与妈妈说话，逗妈妈开心；即使不推开妈妈熟睡中的房门，内心也充满安然与踏实。再后来，竟有了保姆推着妈妈去赏花展、去看夜灯的奇迹。

如今，三年半过去了。妈妈已经拔掉了所有管子，重新长出了黑发，甚至对电视节目产生了兴趣。亲友们常说，是回家，浇灌了妈妈的生命。但他们并不知道，恰恰是妈妈的那场病危，圆了我的硕士梦。若不是妈妈病了，我是无法获得停薪留职的资格，也不可能完成全日制课程。

妈妈的病榻，与我的书房，构成了我生命中最奇特、也最坚实的两极。妈妈的坚韧与顽强，在无声中支撑着我一次次努力、一次次跨越。回头想来，那段特殊岁月给予我的，远不止一纸文凭。它提醒我：即便在人生最低谷处，也要为自己点亮一盏光芒倔强的灯。

2025年底，我决定重回教学岗位。向妈妈解释时，她只是轻轻挥了挥手，示意我“放心吧”。而我对妈妈说：我很快又会回家的。因为我已经订好了2026年春节的机票——我要陪妈妈过年过生日。

当新年的阳光再次洒满房间，我相信：隧道尽头的光就藏在每一次相约“回家”的回声里，铺满一路。

我确信半碗羊汤曾经给过他力量，也许这就足够了。

十日谈

新年之约

责编：殷健灵

海宁也是陈从周从事古建研究的采集地之一。安澜园作为江南名园，乾隆皇帝六次南巡，四次“驻跸”此园，后来乾隆曾将此园搬到圆明园中。安澜园毁于战火，只给后人留下精粗不一的传说。20世纪60年代陈从周通过实地勘察，在海宁盐官寻找到了已成废墟的安澜园遗址，原是康熙时陈元龙致仕后居住的园子，也被称“陈园”。这个消失在历史变局中的名园，经陈从周一再寻访，不仅找到了安澜园的残碑，得到了第一手材料，还通过与蒋家有姻亲关系的陈后人，获得安澜园旧图，完成对这个名园前世今生的勾稽考证。他还写过《海宁蒋氏衍芬草堂藏书史与藏书楼调查记》，叙述这座江南著名藏书楼的前世今生与六世传递的曲折经历。

陈从周与海宁更多的丝缕，留存在历史空间。

2025年海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成于1948年春天的《满园春色图》。这件由十五人合作完成的中堂，参与者多数是当地的名流，小部分是寓居硖石的桐乡籍画家。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后，海宁县治从盐官迁至硖石。硖石地处沪杭线中间段，往来上海、杭州交通方便，物

价指数低，一部分有过上海生活史的浙北文化人，都喜欢在硖石落脚。如钱君匋的老师、后来入上海文史馆的徐菊庵，襄助徐邦达编《国光艺刊》的孙味斋，有过游艺沪上的马铁之、尤惠卿、王嘉霖、徐砚石父子，徐申如的老朋友海宁文化名人方璜，画家沈红茶等等，由于徐申如和硖石乡绅很早就在硖石开设电厂创办民族工业，小镇在浙北开风气之先，被称为“小上海”。陈从周也是作者之一，他呈献了一株挺拔娟秀的墨兰，落款“陈从周植兰”，钤盖“大风堂弟子”印章。当时他正全力以赴收集材料编写《徐志摩年谱》，这张合作中堂便是陈从周频繁往来于上海与海宁的佐证，迅疾洒脱的笔画既勾画出他蓬勃的才气，也是一个年轻学人发奋踔厉精神的写照，还折射出他对海宁艺坛活动的热忱。

对一件事物的明察，能很清楚地看到背后的深层动机，谓之洞见。看见，是指用眼睛观察到事物存在的视觉行为，它侧重的是对所见与感知的客观结果。某些事物你看见了，有时却根本没看见，再看，还是没看见。迟子建说：“人的心真是奇怪，越是看不见什么，却越是想看。”魔术表演就是让你“看见”又没“看见”，故而我们常听到有“看见的不

一定是真的”之说。洞见是与敏锐、深刻联系在一起的。洞见的网是用细腻、周密之绳线织成的。那天在路上，一外地女子指着前面的男子对我说，他戒指掉了，我们俩看到都有份，平分吧……哈哈，这老一套诈骗又来了！“好的，我和你去警察局平分吧”……话音刚落，她撒腿跑开。洞见，有时还要用“警觉”和“经验”作内涵。

洞见与看见

费 平

洞见与看见

洞见与看见

洞见与看见

洞见与看见

洞见与看见

洞见与看见